古學彙纂

稽古全編

卷之九全

古學彙纂卷九

師　婁東李繼貞徵尹父
鹿城顧錫疇九疇父　評定
同盟　盱瀘盧珽子伯父
同邑周必達君榮父　叅訂
長洲周旹雍邑孫父手輯
門人古吳趙履吉先猷父較正

稽古編

稽古　計三十則

論語讖曰孔子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河圖之精）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

金泥玉撿封藏書五老化為流星上入昴（奇絕）

吳越春秋曰九山東南曰天承山彌宛委承以文玉覆以藍石其書金簡青玉為字編以金銀（文中祕室）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衣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

博識編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異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年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非稽古深者不能知）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班固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日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不能詳于稽古之失）

淮南子曰夫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聞者所以通人于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

（警世語）

夫指之拘也莫不事伸也心之塞也莫不知通也不明于類也夫觀

（曲盡稽古之能事）

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

形廣于四海崇于太山富于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累其所監觀豈不大哉

文曰人莫不知學之有益于己也然而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闢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貲養士則名譽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則聞識必博矣

（學士通病）

（可醒愚頑）

論衡曰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聞馨香曰癰癰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覧不聞古今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其為閉闇甚矣

（令人揚眉深省）

又曰淺者則見傳記諸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

夫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

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于都邑者心猒觀

于大市者意飽况遊于道藝之際哉

又曰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

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

之力也 効力篇

又曰文士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智

百萬人乎肰猶未也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說雖詞

說多終不為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使儒生博觀

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于儒生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

○更○進○一○步○

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縣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

遠矣身載重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于仁而儒生載于學

○唯○能○稍○方○見○能○載○

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

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

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

○稽○古○必○有○獲○

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定矣 效力篇

又曰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秘書微文無所不定山

大者雲多太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肰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曰
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文曰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
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涼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
好学近智世理信肰
人胸中之才茂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而足不薦
文士之手不知類也

勁力篇

又曰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
師者通人也杼其意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
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

說古今萬不耐一肰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

〇学〇非〇博〇通〇不〇能〇著〇書〇立〇說〇肰〇不能用雖〇多

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肰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

書備之謂〇

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綴以論

〇大〇可〇豈〇悟〇

說與彼草木不能採伐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 超奇篇

〇著〇書〇大〇事〇豈〇異〇人〇任

又曰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肰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事傳而不絕

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
說與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肰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對作篇
抱朴子曰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
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途殊闊而進于
歸德雖難于舉趾而合于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
得一致焉古人嘆息于才難故謂百世為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
耀夜之珍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又曰狗繫之徒桎梏淺
溢之中挈瓶訓詁之間輕奇賤異謂為不急或曰小道不足觀或云
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于山陵聚百十可以致數于

億兆羣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

又曰夫論管籥者不可閒以九垓之無外習拘閡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治鑠于疇曩肰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詞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杇絶亡失者多（論世知人是稽古第一義）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

又曰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為學者之山淵（妙喻）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甚言稽古之難）

又曰馳騁于詩論之中周旋于傳記之間而以嘗情覽巨典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測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

特也

劉勰曰、夫經典沉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奥區而才思之神皐也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温鷄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

善讀書法

學在博取事貴約按練務精据理須覈衆美輻輳表裏發揮爻曰、夫小木爲良匠所度經書爲文士所擇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筆研思之士無慙匠石矣

鄭玄曰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其最求君子之道硏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

立德立言亦顯親之一端

于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于所生可不深念耶

桓譚曰、凡人情忽于見事而貴于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

張衡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遠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妝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御六蓺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敺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咏雅頌之徽音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遥不出户而知天下兮何歷遠以劬勞

佳句

孔北海曰聞延陵之理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

贊語入妙

者也

韓昌黎向余少鈍于時事都不通曉性好文章因困厄悲愁無所（妙在此）（淂力久在困厄）告語遂淂窮究于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句讀磬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来簡編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岳明（捜覧無遺）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纖之為珠璣華寔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

程子曰讀書将以窮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泥于章句之末則無所（纔是真學問）用也此學者之大患楊龜山曰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不在口耳誦習）容默會于幽閒静一之中超然自淂于書言象意之外

黃山谷曰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

（説反讀書利病）

蘇洵曰吾讀書益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不專求不能精覈）

陳亮曰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挾

管蔡之際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居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同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

春秋無孔子萬古如長夜已山澗爲諸古之祖

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刋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

此也。

楊誠齋曰、聖人作書以信其道。曰古之人有曰堯舜者曰禹湯者曰文武周公者。此知易禮樂之道而行之者也。此得易禮樂之學性而身之者也。其功業何偉也。反是則桀也紂也四凶也而已矣。則天下之為君臣父子者。前有慕後有儆。

（六經傳聖人之神聖人体六經之事）

又曰、唐虞之世堯授舜舜授禹為君者揖遜乎其上。為臣者謨謀于其下。天下未嘗爭且亂也。至于商周之世湯武聖矣。其事則征伐焉。伊周忠矣。其事則放桐焉。故湯武為之則聖矣。伊周為之則忠矣。後世有襲其迹者。豈不爭且亂乎

（不可無二不可有三）

又曰嘗讀孔孟之書矣如飲醇酎而斟其醉如聽雅樂而挹其和如揖遜簠簋籩豆之間而無鄙慢使人明仁義禮樂之端知出處進退之節此則孔孟之為書也又嘗讀老莊之書矣如泛滄海而忘其高遠如徜徉四通五達之衢而無羈絆之累使人達死生壽夭之情了富貴貧賤之分此則老莊之為書也

讀孫子者不可無此論解

王鳳洲曰古之君子一時之事業天為之人不能限之後世之事業人為之天不能限之今而後田可農親可養聖賢之書可讀未老之年可以奮發而精詣

論世絶識

又曰堯舜禹之禪受也湯武之征誅也伊尹之放君也周公之攝祚

○具ᄒᆞᆫ卓識○方○可○尚○論○千○古○○○○○○○○○○
也徵箕之降周也惟聖人能爲之賢者則弗許也比干之剖也伯夷
之餓也賢者能爲之聖人則弗必也○

○之○書○可○讀○未○若○之○
不能限於後世之業
○論○世○知○識○○○

○書也
通五偉之灘古無疆絳之墨使人達先生著次之情了
之靜兵則孔孟之爲書也又嘗讀若涪之書矣有液適海而玄其高
○播○蹤○蠶○簋○籩○豆○之○間○而○無○節○優○俊○入○明○仁○義○禮○樂○之○說○知○出○處○進○退
又曰讀孔孟之書矣如飲醴酎而知其醉如啖犧樂而知其知

書契 計十二則

援神契曰奎主文章蒼頡效象（奎星屈曲象鈎有似文字之畫）史記曰蒼頡觀鳥跡象之以作文字鬼夜哭（大濛天地之秘）龍潛藏 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綱鑑曰伏羲命朱襄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文治之始）

書契至周大備

周禮曰地官保氏教國子以六書 春官外史掌書外令（謂下命於外國者）掌四方之志（即郡國志）掌三王五帝之書（即三墳五典）掌達書名于四方

名字也令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外史書其詔秋官大行人
書同文也令以授之
七歲屬象胥象有才智曰胥達四夷之言曰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
聲音同六書之名祭五音之和
說文曰書本有六體一曰象形謂日月之字象日月形體而為之也
二曰指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下各有其處事
得其宜也三曰會意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為武也四曰諧聲
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為形以工可為聲也五曰轉註謂
考老之類連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注也六曰假借謂令長之類
六書亦有原委且見古人造
一字兩用也此六者造字之本也然六書起于象形形不可象則屬

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四者不足而後特[illegible]

生焉五書有盡諧聲無窮至假借之法一開則又通五者之用于靡

竟也故自蒼頡以至今字體雖變此本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

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

曰篆籀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

同文以此

備考曰自蒼頡觀鳥跡以製字文而書契始興後伏羲氏有龍書神

農氏有穗書軒轅氏有垂露書太昊氏為鸞書放勳氏為龜書夏后

氏為鍾鼎書皆隨所見而著者也

字學淵源

類與曰頡之初作書也依類以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

謂之字字者孳乳而寖多也（字義奇）著于竹帛即謂之書書者如也如其事也

考文疏義曰六書之法或象形或諧聲或會意或處事或轉註或假借其義無不畢歸于陰陽五行與萬物而已（造化為文字之祖）夫字生于聲聲生于氣（指究本始）有二氣（輕清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之離合而天下之字窮矣夫天下之字不出乎二氣四聲之離合二氣四聲也者非天地之所為乎且有是物則有是聲有是聲則有是字（字不虛設）以天下之字名天下之物有是物聖人不容無其字無是物聖人不虛設其字天下之字人但知為聖人所制而不知寔本于造化所為也

又曰二氣輕淸重濁也四聲平上去入也淸濁之間自該五音亦猶陰陽之該五行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宮爲喉音屬土商爲齒音屬金角爲牙音屬木徵爲舌音屬火羽爲唇音屬水一皆天地之五行所敷宣也是何悖于天地乎五音不出乎二氣之淸濁輕重故宮最重而角次之商最輕而徵次之羽則在輕重之間也

衛恒曰蒼頡造書觀于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于三代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媮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

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已官治万民察）有不能信者契驗之（圖籍之儲）
同文賦曰四方有謚九區如一或簡牒而異制或竹隸而殊質莫不
探摭其文錯綜其術縣是日月所炤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指尽大義）
書而大同乘露成規既縣近而及遠崩雲姝象亦自西而祖東流離
翰墨之場輝映詩書之闕或垂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溫匯来規于
率土將佐範于后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嘗則帝羲龍
圖寧務其八卦史籀變篆徒列于三蒼（三重五難說盡字學利弊）
類故曰論文於古昔有三重而論文於後代有五難古人字少而用
力勤少則易偏勤則易精今人字多而用力煩多則易踈煩則易亂

小篆賊古篆隸賊小篆楷賊隸行草賊楷纍不勝紀指不勝原其難一位向無定埶而此亦可以為彼峯峰峑峰峷有差殊方罡有定形而彼不可以為此忠忡㞐垢豈為儔侶其難二鼻魚亥豕猶可言也杖杜金根不可言也弄麞伏獵猶可査也棃離羊芊不可極也曲說害真析言破義其難三有各一其穀而義乃相借有各一其義而穀乃相蒙盃之為爵契之為卨皋之為咎安所比而同陶之為繇岳之為僊繇之為鯀安所岐而異通則百譯可重昧則一丁罔識其難四五方風氣懸殊呼吸各異便于喉者或不便於脣利于齒者或不利於喁燕趙傷于鈍濁吳楚涉于浮佻秦隴則以去為入梁益則以平

爲去○啁哳侏儒○一傅百咻○舌輪既銅○反切殊難○其○難○五○

經傳 計二十四則

序書敘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書名敘義原古。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氣形也。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九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悉聚是也。然自孔子刪述之後。所可信者。惟六經而已。

班固曰。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凌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述定五經。以行其道。迺定經之旨心

故孔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孔子未

定五經如何周衰道微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
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淫謗之言竝作書三千篇作
遂推五教所由失
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
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禮作樂仁之本聖
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遺事異變出之號令失
法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文不率仁義之道失為人法矣已之調和
德許裝
演易見孔子定五經記論語同一憂患深心
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於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
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
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礼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白虎通五經

太史公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

六學皆大而又有所長

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

莊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莊○之○學○原○本○六○經○未○何○嘗○不○正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

全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之人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天下篇

淮南子曰温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詩人怨怨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絶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

失在權(經者) 淮南泰族訓

漢書曰春秋推見至隱(五經之旨同歸)易本隱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溫氣發爲文)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 又曰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

王通曰吾于贊易也(得五經之微奥)述而不敢論吾于禮樂也論而不敢辨吾于詩書也辨而不敢議

又曰或問孔庭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以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心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

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
人後之豈養蒙之具耶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
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
宗○于○心○性○之○學○源○是○直○徑○術
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于是乎和而知節從
事則達之以書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以盡
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
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
與○是○實○又
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然乎深文中子立命篇
背喻
揚子曰觀書者譬之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峛音里崺音以止況

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甞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可勝入矣　法言吾子篇

又曰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循明直也下周者其書譙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測則其褻物也

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衆說郛㳒言問神篇

又曰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

求道于經生易通曉

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

揔無所得

劉勰曰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

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奥區極文章之骨體者也

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邈條流紛糅自夫

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九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

經學昭晰如大明中天

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訣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鍾無錚錚之細響矣易唯談天入神致用故繫稱旨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指人之驪淵也書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夏嘆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摛風裁興藻辭譎喻溫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禮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聖人之殊致表裡之異體者也至根柢盤深枝葉

遂一晰○折言簡○而意盡

二○即○二○往○而○他○從○可○知

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喩遠是以往者雖舊餘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晩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 宗經

李翺曰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月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

同婦妙塗萬理皆然豈止六經

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

妙喩

有濟淮江河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因學

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范仲淹曰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機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後喆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機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真經術）復何求哉至於私諸子獵羣史所以觀異同質成敗非求道於斯也○穌子瞻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于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

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
其學必始于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
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于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雅頌而楚獨
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時得見六經者
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于禮樂深于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

宋文

歐陽子曰六經之道簡要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序言括六經之要）
者衆矣賢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和博各盡其術而怪奇瑋麗
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彫零磨滅亦

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寔不足以行遠與而俚言俗說猶有存者亦○不○勝○感○嘆○其有幸不幸與

蘇子由曰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八物天地水火雷風山澤八卦也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違于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吹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象誓泰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與其意以為後之學者無所○見○聖○人○教○人○無○已○之○意○○○○○○○○喜情○曲○折○六経大○旨○總○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為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

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于大昏園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乎其說而無斁者矣蘇
子由上兩制諸公書

應氏曰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

○深○淂○崇○術○大○者○

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敎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係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旣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敎故有世言然入其國即知其

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文獻通考

楊誠齋曰六經奚繇而明有聖人而明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唯鴻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聖即有淫哇唯王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即有異說唯聖人一出則異說不能鳴

正論可以翼經

宋濂曰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是故說天莫辨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詩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辨乎詩繇吾心統性情也說理

即心心即經說得融透

莫辨乎春秋繇吾心分善惡也說辭莫辨乎禮繇吾心有天叙也道民莫辨乎樂繇吾心循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六經論 明文）

王陽明曰六經者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暢發潛）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讀真寔見理之言）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

爲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出焉所以尊春秋也、

文曰六經之學其不列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三種說盡末學）謂亂經（陋習）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盗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尊經也乎

陳白沙曰六經夫子之書也學者徒誦其言而忘味六經一糟粕耳猶未免于玩物喪志學者苟不但求諸書而求諸吾心察于動靜有無之机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蓋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我博書則釋卷而茫然

如此方是真讀書人

善讀

書法

薛方山曰尊經于經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經而得其肯者或寡矣何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其為之也吾心之理也特托經以為記籍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尊吾心之易明通以尊吾

求經于心自是真學了義

心之書諷詠以尊吾心之詩会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剤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天下萬事万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擬議于畫之奇偶文之古今体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倒之崇變則是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是之爲褻經者也惡在其爲尊經也哉

易 計十八則

通考曰、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為三易、夏曰連山、(言似山內出氣)殷曰歸藏、(言万物莫不收藏也)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取交易變易之義)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雜卦、謂之十翼、而易之道始備、

玉海曰、伏羲始畫八卦、是為先天、有圖象而未有書、夏曰連山、天易(〇卦〇首〇)也、(〇艮〇首〇列山〇氏之〇書〇)商曰歸藏、地易也、(〇卦〇首〇坤〇同〇軒〇轅〇氏之書)有淡數而未有書、文王曰周易、人易也、(〇卦〇首〇乾〇)始有書矣、

乾鑿度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苞籥、(〇易〇蘊〇盡〇此)易者其德

也○光明四通○簡易交節○天以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
神○無○穴○易曰、神无方、易无体、即无門无穴也、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
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
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易所成亡以、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卦畫上天下之位
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人○
之道也○
易緯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為上下○象陰陽也○陽理
○出○自○然○
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
陰○

王輔嗣曰夫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繇之主也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

故衆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動之所以得咸運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然必繇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衆而不惑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雜物撰

○卦○各○有○主○六○十四卦○皆○然

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莫之備矣故自統而尋之物雖衆則知可以執一御也繇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輳未足多也故舉卦之名義有主矣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夫古今雖殊軍

國異容中之爲用故未可遠也品制萬變宗主存焉象之所尚斯爲盛矣

明彖

又曰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變者何也情僞之所爲也夫情僞之動非數之所求也故合散屈伸與體相乖形躁好静質柔愛剛体与情反質與願違巧歷不能定其筭數聖明不能爲之典要法制所不能齊度量所不能均也爲之豈在大哉陵三軍者或懼于朝廷之儀暴威武者或困于酒色之娛近不必比遠不必乖同聲相應高下不必均也同氣相求體質不必齊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故二女相違而剛柔合体隆墀永歎遠壑必盈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同舟

（即動静相資剛柔相濟）

（以常情詮易如是如是）

而濟則胡越何患異心故苟識其情不憂乖遠苟明其趣不煩強武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睽而知其類異而知其通其唯明爻者乎（直截了當）是故情偽相感遠近相追愛惡相攻屈伸相推見情者獲直往則違故擬議以成其變化是故卦以存時爻以示變（主意）明爻通變

又曰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一語道破）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說得明了）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卦爻不干此）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夫應者同志之象也

位者爻所處之象也承乘者逆順之象也遠近者險易之象也內外
者出處之象也初上者始終之象也是故雖遠而可以動者得其應
也雖險而可以處者得其時也弱而不懼于敵者得所據也憂而不
懼于亂者得所附也柔而不憂于斷者得所御也雖後而敢為之先
者應其始也物競而獨安于靜者要其終也故觀變動者存乎應察
安危者存乎位辯順逆者存乎承乘明出處者存乎內外遠近始終
各存其會避險尚遠趣時貴近比復好先乾壯惡首明夷務晦豐尚
光大吉凶有時不可犯也動靜有適不可過也犯時之忌罪不在大
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動天下滅君主而不可危也侮妻子用顏色而

不可易也故當其列貴賤之時其位不可犯也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觀爻思變〻斯盡矣

明卦適變通爻

又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〻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〻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〻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悟○在○象○忘○詮○通○言○表○

猶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也然則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然則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

○反○覆○流○連○閒○人○明○悟○

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盡意而象可忘也重畫以盡情而象可忘

也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徵義苟在健何必馬乎類苟在順何必牛乎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而或者定馬為乾案文責卦有馬無乾則偽說滋漫難可紀矣互体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縱復或值而義無所取蓋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義斯見矣 明象

程伊川曰易之為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

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以受其生神以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遠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

索卦别拘于無変非易也而一事而明交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
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滑之于精（深于用者深于易）
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 易序
又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為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
為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為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
合既濟坎離之交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為下篇之終二篇
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〻盛
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

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于上又一陽為衆陰主

○義 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

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無與為敵也故卦於乾者居上 ○猾○浮旦之○解○

篇有坤者居下篇 易上下篇蓋

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 ○貞○避○易○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

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生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

金土三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

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唯人也 ○生○○之○謂○易○

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太極圖說

張橫渠曰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一物而兩体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之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又曰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

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于此大易篇

邵堯夫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盖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旣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矣入卦方位篇

又曰乾坤天地之本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離終于旣濟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觀物篇

又曰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

其消也闔之于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復次剝明治生于亂乎姤次夬明亂生于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似焦氏易林）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觀物篇

朱子曰聖人作易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者一也陰者偶也聖人寫君子小人之情而惓惓于剝復夬姤之際謂一綫于剝而來于復故曰見天地之心儒決于夬而遇于姤故曰天地相遇夫心則以一（看奇偶）（奇而雜）而奇遇則以二而偶小人將其偶故托之國而佛家託之君而佛身君子合天下以為一小人分天下而為禺聖人于陰陽內外之闢盈

雚往復于泰之三而喜有命乃在否之四意若曰復一陰之雖而剝一陽之易也危君子也嘗觀當陰生午而曰靜勿躁當陽生子而曰靜勿躁其定之以俟其成而徐以待其定于陽若喜之而陰若閑之

○易○為○君○子○謀○

人喜則欲其進而閑之亦欲其並包于一簋碩果不食則朋不來莧陸不决則杞不包茅茹不拔則桑不繫是以大有之車中與外俱載肰而不克害也大過之棟上與下俱隆肰而不復撓也大壯之藩人與我俱决肰而用罔羸也故小人不得叅用于調停而疾之已甚亦足為害彼其惓惓于夬而忌居德也若曰吾不務去之以滅其人則

○不○為○小○人○謀○

務化之以變為善也使小人而變為善其天地之心乎聖人無一念

不在君子天無一時不在陽故于壯而見其情于泰而見其際于復
（聖心即天心）
而見其心而聖人于夬復再曰中行于泰曰得尚于中行以斯知陽
（妙用在此）
為天心而中行者所謂得天地之心而善用之也
范仲淹曰易有說卦所以明其象而示其數也卦有四德曰元亨利
貞雖文言具載其端後之學者或本暢其義故愚遠取諸天近取諸
（廣四德以立言洪纖靡遺）
物復廣其說為夫元者何也道之純者也於乾為資始於坤為資生
於人為溫良為樂善為好生於國為福慶為刑措於家為父慈為子
孝為嘉穀為四靈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善之長也夫亨者何
也道之通者也於天為三辰合會於地為萬物蕃殖於人為得禮儀

勳於國為聖賢相遇為朝覲會同為制禮作樂為上下交泰於家為父子為夫婦為九族相睦於物為雲龍為風虎為魚水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嘉之會也夫利者何也道之用者也於天為膏雨于地為百川於人為兼濟於國為惠民為日中市於家為豊財為富其鄰於物為騶虞為浮食鷄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義之和也夫貞者何也道之守者也于天為行健于地為厚載于人為正直為忠毅于國為典則為權衡于家為男女正位為長子主器於物為金玉為獬豸其迹異其道同統而言之則道之幹也行此四者之謂道述此四者之為教四者之用天所不能違而况於人乎况于萬物乎故

君子不去也天徹四德天道不行地徹四德坤儀不行人徹四德則（易道甚大百物不廢）無今各國家無四德則風教不倫物無四德祥瑞不生惟乾坤之德統其四者焉餘卦則鮮克備矣惟聖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亦鮮克備矣堯舜率天下以仁乾元之君也（乾尊君道故歸到君上）湯武應天順人開國除亂履其亨而闡其利者也夏禹治水乾之成功幹其事者也體其元而兼其三者堯舜也歟

四德說

圖書 附 計八則

河洛說曰天不爱道龍馬負圖而出于河（理數之學肇于此）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成变化而行鬼神）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其數以相生為次左行自北而

而南而中而西淺始而北地不愛寶神龜載書而出于洛其位戴九履一左三右四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其數以相克爲序故右轉自壯而西而南而東而中淺始于壯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陳潛室曰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嘗居其中二圖雖縱横變動要以參互呈見此所以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當時聖人各

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止據圖而畫卦大禹止據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理自相通）固可以為疇大禹之敘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表裏也（二圖各具至理各有妙用）

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同中話異）

胡玉齋曰河圖數十〻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〻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特舉所重者而言（異中条同）非謂河圖專于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于變有用而無體也

又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不交錯則不能生成）

又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〻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叅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必盡協于火木金土之位也（先天不遠）

朱子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六七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坎離四偶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圖

（叅合圖書話〻精確）

之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爲易而河圖亦可以爲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也耶（名通之語）

劉雲莊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爲天下之至精易畫原于圖書故其數爲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離乎畫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數則圖書之數以作易而太極之理行乎其中矣係辭論聖人作易之緣又有及于觀察求取則雖非獨以圖書而作寔因其圖書之數而後決之耳太極爲理之原圖書爲數之祖理之爲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讖參象始）（故理數之秘）

陳希夷曰且夫龍馬之負圖出于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况更陳其未合之數邪然則何以知之曰於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况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萬皆累然如絲之在縷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二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之十五盡天三天五天九并十五之用後形一六無位又顯二十四之為用也玆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

天垂象聖人則之

聖人與天地同憂

十分而為六形坤之象焉六分而裂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為道之(不用之)宗地六居下為氣之本(用為用甚大)天三為幹地二地四為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塗今畧述其梗槩為

龍圖序

書 計十八則

書疏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紀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紀言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如也則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具見書之名義）（數語已）

通考曰孔子叙書始自唐虞者以其運中天而治化隆也傷周道之（盡書之成象）旣東而深有望於魯故録伯禽之費誓爲歎王風之不競而懼其入於秦故録穆公之秦誓爲（邵康節謂孔子知周之必入于秦故書終于秦誓詩録夫秦風）

書傳曰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如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

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爲
書緯曰斷自唐虞以下者帝學以上朴畧難傳唐虞以來煥炳可法
聖意昭然
又禪讓之首至周五代一意故耳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
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冏
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
告朕
幷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单言附於十事之例不但擧其機約亦自
征貢歌範非出君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
讀書法
又曰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
慥考古學淵源何等詳悉
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篇爲尚書十八篇

篇爲中候太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皇帝玄孫以爲不可依用今所殘數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于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繇堯以爲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爲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可爲全經辭訣）

孔鮒曰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讀此數語知扱全經可作）

之大義舉矣孔叢子

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繇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同雅誥奥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

題出書之原本

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芟

夷煩亂翦截浮詞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

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朕明白

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吾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　書大序

孔穎達曰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摠萬

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說教以御下或展禮以事上或宣威以肅

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

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誡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宣父生于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而翦浮詞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百篇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 正義序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

推出心字立議是尚論帝王全識

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繇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物文章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書序

（警論）（含心無道含道無治）

楊時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史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總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

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為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竊為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於民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朕則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率此道也故予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臣授舜々授禹受而不謂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為貪以至為臣

挈盡大旨

要言不煩

扶出秘藏

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與者蓋當其可也
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有當其可雖
以天下與人猶爲嘗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
名失寔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絶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
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
名義甚微不可不辨
哉龜山集
陳亮曰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槩于道者百篇而垂萬世
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
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

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當而不

。四語盡書之微義。

悖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

。二語尤見妙用。

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之堯典而無疑豨是言之删書

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書經發題

正大之論

董鼎曰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墳五典則三皇有書明矣自伏羲至堯舜八聖人者固皆主宰天下

之君也而以其道之大則羲農黃又謂之三皇其寔一也少昊以下

。已見書易太義。

爲君莫盛於堯舜故書惟取二典堯舜以前立法惟始于伏羲故易

[illegible]帝亦曰帝皇之與帝初非本有定名而不可通稱也

又曰帝王之書歷代所寳天下家傳人誦之人生八歲入小學敎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即此書也葢孔子以前則然矣孔子初志本欲道行於天下亦未肯止於刪詩定書而已及旣老而道不行然後始及于此所以斷自唐虞訖於周者葢以前乎五帝為三皇世尚洪荒非○刪○詩○之○意○後世所可考後乎三王為五伯習尚權譎又非聖人所忍為故惟自○涓○肰○唐迄周而百篇之書定自是誦習者簡要而不煩舉行者中正而無弊此夫子之意也若夫一書之中其於明德新民之綱修齊平治之○壁○經○為○大○學○之○全書目即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為治則洪範其經

[illegible]之要也他如齊天運則有羲和之曆定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
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壞爛之餘
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寔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
伏羲朕有卦未有辭卜始於文王周六經莫備於書五經各主一
而作耳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

六經意義相通書之為用九大

詩主詠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
秋褒貶即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
備紀帝王政治之全體修齊治平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學者可不
盡心焉。

葉夢得曰大抵書文訓誥多艱澁而誓命多平易盖訓誥皆當時號令于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知○此○方○可○解○書○）而於今世反爲所難知誓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隱括潤準粗有體製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已上俱註疏

程本華曰讀尚書者不可不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辨○誥○與○世○運○升○降○故○論○世○知○人○是○讀○書○第○一○）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儆于未肰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啓與有扈戰於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

義

王伐紂則有泰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唯恐紂惡不白已心不明（心同而迹稍異）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亦鬻拳無幾肰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固是姬聖用心之至亦見豈參較商又降）歸周公則誹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圯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讙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肰盤庚猶可也周之區（世日降治日離(?)）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為龍蛇一以為

禎尭舜圖虞苗禎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偰皇盩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覇圖兆矣世變有汙隆風俗旾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凡書皆朕

章楓山曰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書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録必期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則經果可以為訓乎曰天下

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桀紂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廢公于是不得已而禪受爲放伐爲者權也權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使天下後世知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朕必有舜禹之德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非桀紂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寔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之[illegible]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

帝王心事同一正大同一光明

遇変善處权亦是経

書正垂此一條以維萬古之常不可少此正論

紀瑶圖曰明一統而六經之義備則莫如尚書夫其一中九疇則畫
象之精也賡歌颺言則風雅之祖也四代升降則紀事之宗也揖讓
拜稽則經曲之奧也至讀禹貢而下迄于誓誥則凡經紀天地原本
庶物建侯樹屏則壤成賦命將出師車攻步伐率籲衆慼謹忠頑民
靡不委曲備悉故不通六經之旨窮百家之致極古今之變不足以
揚明尚書

又曰典謨之詞簡而奧訓誥之詞明而昌誓命之詞嚴而正可以見
立言之體焉有苗之格以干羽有扈之平以干戈湯之誓師也紛武
(啓言觀變 是善讀書人)
王之誓師也繁舜禹異姓禪受而天下安周公懿親當國而骨肉叛

可以觀世變之殊焉。然今文反艱澁，而古文多平易，與世之所疑也。

各以干朝有虞之平成……誥也然矣

典之詞簡而奧，誥之詞明而昌，誓命之詞嚴而正，可以見

易明尚書。

齋不委曲條悉，故不通其辭；言讀而審之，致極古今之變，亦貫之久。

無游違候擬弁則謙成賦命將出師車攻遊族率論衆遽謹甚嗣歟。

詳嚴則辭曲而奧之也，舉讀者貴而下流乎譜詞，則凡統論表裏原本

象以精妙聲歌廳言則風雅以祖也，四代并序則凡事之宗也，指謙

[illegible]

詩 言 二十一則

藝文志曰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攷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取殷下采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玉海曰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考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

通考曰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罔平王之教化不行則以雅爲風尊周公之大有勳勞則以風爲頌治國先治家

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邠風居十三國之終

（詩名不一）

孱翟曰誦詩三百絃詩五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者十一千百耳

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于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

（究詩所自来）

（聲音之道與政通）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敎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敎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關雎

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詩之至也。詩大序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古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報施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周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

合詩使讀之學道之詩盡矣

孚礼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小雅鳥子衰廢此則衆矣

之憂世也、於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菽見古之明
王所以敬諸侯也

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詩傳曰子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燕饗賓客之詩）四牡廢則君臣缺矣（此勞使臣之詩君使臣、臣事君、禮也）皇華廢則忠信缺矣（皇、者華此遣使臣之詩欲其宣上德而達下情也）常棣廢則兄弟缺矣（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伐木廢則朋友缺矣（此燕朋友之樂歌、）天保廢則福祿缺矣（其詩曰俾尒单福何福不除臣歌之以荅君賜也）采薇廢則師衆缺矣（此遣戍役之詩）魚麗廢則法度缺矣（此燕享通用之詩、）南陔廢則朋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詩傳皆以為笙詩有聲而無文、）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此亦燕享通用之詩）緐丘廢則

萬物不遂矣（亡篇）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繇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亡篇）蓼蕭廢則恩澤乖矣（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天子燕諸侯之詩）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天子錫有功之諸侯賜以弓矢之樂歌）菁莪廢則無禮儀矣（比君子容貌之盛）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傳）

班固曰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而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隣國[illegible]致感必稱詩以諭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

士遂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illegible]虞道

王通曰吾嘗聞夫子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于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詩之[illegible]係甚鉅）

又曰續詩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深于言詩）

又曰或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或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格之（悟君者維風之本）

哉曰豳風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

周家農事開國

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詎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乎本其唯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已上俱通論

數語 尽風之義

劉勰曰詩揔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原志氣之符契也是以

沉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

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故深乎風者述情必顯

又曰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体物寫志也夫京殿

賦寔有此二体學者不可不知

苑獵述行序志并体國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于唱序亦歸餘于揔亂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那之卒章閔馬稱亂

風骨

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之寰域雅文之區轄也至于草
區禽族庶品雜類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之形容則言務纖密象
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畛奇巧之机要也
又曰四始之主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
偃一國謂之風〻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
正變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深于頌）
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
（之義矣）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藻汪洋以
樹義唯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底如斯而已

又曰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蓄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鳲鳩貞一故夫人象義〻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鷙鳥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蜩螗以寫號呼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
比興

又曰詩人感物連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曲盡詩之能事）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爲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嘒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摠多情貌無遺矣　文心雕龍

（溫柔敦厚有風人之遺）

朱子曰詩何爲而作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旣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旣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旣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然則其所以敎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

（此段遡詩所由興）（此段發）

詩之立教在懲勸

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〻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

此段究詩之為用并夫子删詩之意

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

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于一時而其敎寔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

即作春秋之旨

以爲敎者然也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

此段明析風雅頌之義

詩之爲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咏歌各言其情

者也唯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

正故以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獨爲風

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

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于此爲變矣若夫雅頌

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

其作者往ゝ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然則其學之也何

末以學詩之法結之

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詩序

呂東萊曰夫二帝三王之書羲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猶所以形天下之理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剗剔雜折彫繢琢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乃觀

天壤之間鳥鳴于春蟲鳴于秋而匹夫匹婦懽悲勞佚喜怒舒慘動
于天機不能自已而泄其鳴于詩謠歌詠之間于是釋氏喜曰天理
（發前人所未發）
之未鑿者賴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
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覊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
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將擧匹夫匹婦胸中之
（思議開天）
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
（深于言詩）
野之間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一唫一諷更轉機回虛徐容
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氷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
（悟入天際）
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悖

議

蘇老泉曰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懣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礼之權窮禮之言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于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而至于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絶而怨之不禁則彼將不至于乱故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與東萊同意）詩礼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深怨而君父兄而無至于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

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于叛者也夫背聖人之法自棄于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于不勝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勝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爲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爲窮于強人而有詩焉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詩論

（五經互相爲用）

陳亮曰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間者與

（妙手言詩）

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

知其何名而聖人于其間有取焉柳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于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間者乃區區于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于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

如此說詩猶有真境

詩經叢題

范希文曰詩之為意也範圍乎一氣出入乎萬物卷舒變化其體甚大故夫喜為如春悲爲如秋徘徊如雲崢嶸如山高乎如日星遠乎如神仙羽翰乎教化之聲獻酬乎仁義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風于民不然何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詩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辭苦得意之人其辭逸樂天之人其辭達覯閔之人其辭怒

詩中具含元氣

詩之功用甚大

之作也子朕弗倫洗朕無塵意必以淸語必以真樂則歌之詠
之無虚義無苟怨隱居求志多優游之詠天下有道無憤惋之作驗
雅之際此無愧焉

朱翼曰詩有三經風雅頌也有三緯賦興比也有六義合經緯也又有四始則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淸廟爲頌之始也風者各因民俗之歌謠太史陳之于王而頌之于樂官者也雅者正樂也小雅則宴享之樂大雅則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詞也頌者形容德功而薦之于廟也賦者直敘其事興者托物起詠比者引物比例關雎爲詩之首以王化始于閨門也殷武爲詩之終

以成功報廟也周南者周家之化及于南方諸國也召南者以周有召公敷化而及南方諸國也周南無周公之詩以近于文王有德而（叙置錯綜又變而全從之義并狀）不及見召公之詩則以在外而其德顯也王風則東遷之後畿內之詩等于列國也魯（四篇）亦有頌者成王賜魯重祭亦得告成于周公之廟也衛武之詩議論音節有關大節故入于雅鄭風之淫留以示戒豳乃周公之詩而次于風之末以各國之變風非周公無以正之也詩皆係周而有商頌（五篇）孔子乃商之後習記先王之樂歌而不盡葉之也

正風則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也變風則自邶至豳十三國諸篇也（一百五十二篇）正雅則自鹿鳴至菁莪（小雅二十五篇）自文王至卷阿也（大雅十八篇）變雅則自六月至何草不黃（小雅五十八篇）

要至不畏也要其說不出于美善刺惡抑其教不出于溫柔敦厚總
其義不出于思無邪之一言也

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〻惡〻賢〻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
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
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
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

隋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

敢辭故春秋者礼義之大宗也○春○秋○惟○礼○淤○之○哀○ 太史公自序

董子曰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

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于

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 ○春○秋○俗○治○

○世○安○身○之○道○

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〻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

矣此哀定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

道也 楚莊篇

文曰春秋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曰其書 ○好○生○惡○殺○春○秋○之○大○指○

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

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春秋之

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

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

民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

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

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

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

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

復仇奈何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以經解經）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讐者有二焉是何以異于無麥苗之有數莖哉故謂之無義戰也若春秋之於偏義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惡哉故春秋之於偏戰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一雖一解轉展不窮）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全部妙理）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竹林

又曰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遂萬民之所欲下明
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也王公史記十二
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
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故子貢閔子公肩子言其切而為
國家資也其為切而至於弒君亡國奔走不得保社稷其所以然是
皆不明於道不覽于春秋也故衛子夏言有國家者不可不學春秋
不學春秋則無以見前後旁側之危則不知國之大柄君子重任也
故或脅窮失國揜殺于位一朝至爾尚能述春秋之亂哉行其道豈
徒除禍哉乃堯舜之德也故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輝百世聖王之德

莫美于此故先言春秋詳己而略人因其國而容天下春秋之道大

○揖○出○仁○字○是○作○經○微○旨○

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ㄟ王之道皆本于仁ㄟ天心故次以天

心憂人之大者莫大於思患而豫防之孔子明得失見成敗疾時世

○濂○溪○稱○為○盡○性○之○書○以○此○

之不仁失王孔子曰吾因行事加乎王心焉假其位號以正人倫因

其成敗以明順逆故其所善則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惡則亂國行之

終以敗故始言大惡殺君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

微教化流行德澤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俞子

上俱繁露

杜預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春○秋○與○紀○相○通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
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

人知春秋繼詩之

已不知正以維

下以明將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爲
又曰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
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

一語括立傳之

旨

所重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

畢五例而全注之義盡

起義在彼稱族尊君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
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

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
○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
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杜預左傳序
(○春○秋○之○功○甚○大○)
又曰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
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
(○杜○氏○獨○見○)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
之句者因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魯隱公曰周
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攷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

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衛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年紹開中

與周變魯之志全寄于此

與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

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

春秋天子之事子輿一語断尽

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

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春秋序

胡安國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旹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

括尽宗旨

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

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肰後見其用是故假史以寓王灋

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

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
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

○春○秋○扶○萬○古○綱○常○功○在○禹○周○上

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知孔子者
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
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
不得肆則戚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

○春○秋○貫○通○五○經○

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興常典則躰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
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

○不○易○之○論○

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

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胡傳序
程伊川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
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
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
天道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
一記括盡
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灋先傳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
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灋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

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
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
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
湯尚可以灋三代之治悼夫聖人之志不明于後世也故作傳以明
之俾後世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灋其用則三代亦可復
也春秋傳序

范希文曰聖人之為春秋也因春秋之文追西周之制褒貶大舉賞（二語括大旨）
罰盡在謹聖帝明王之灋峻亂臣賊子之防其間華衮貽榮蕭斧示
辱一字之下百王不刊游夏既無補于前公穀盍有失于後雖丘明

之傳頗多。求什而素王之言尚或夭遠不講不議其無津涯令褒訛

者滚盛志于道以天命之正性脩王佐之異材不深春秋吾不信也（具此方可讀春秋）

說春秋序

周濂溪曰春秋正王道明大灋為萬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數語盡春秋大要）

者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

無已焉通書

邵堯夫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時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為浮自肤更深一步）

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傷則知

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

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
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起語便冒破大義何等嚴正
蘇老泉曰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
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
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
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唯其法惟
春秋宣錄
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矣賞
謙本之孟子
發出婉曲苦心
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

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以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又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乎

如是吏斷獄　當

春秋論

又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

定有無窮妙用無限苦心

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

等魯正是當

曰

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

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志
同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衆周公之國也居衆之地宜如周公不得
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春秋論
又曰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歆衆如齊桓晉
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
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
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
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衆也夫子亦知衆
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

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濃皆周公之濃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纂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自治之人尤是春秋微旨）而後治人也明矣　春秋論

蘇子瞻曰（春秋繼詩亡而作故洪詩癸謀）昔者仲尼刪詩於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於幽厲矣衛之際而下訖於陳靈自詩人以來至於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為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善于覌詩）康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憂不樂之意是以係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

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之間矣今

特此三者以讀春秋則思過半矣

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

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於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来於季友之歸曰季子来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于鼻鄭之易田曰鄭伯以壁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于君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於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為

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與嘉懲之所不在也春秋論

章楓山曰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賞罰之权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歟

老泉以道爲私楓山以公正之此是識高理勝處

又曰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獨能公耶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伺宫之際位不在

正論

惟也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書弑殺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寔也鄭伯吏宛来歸祊而書曰入内不受之辭也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明先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明因伐而如京也公子結媵媍遂及齊侯宋公盟著結之專也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著翬之檀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也

[illegible]

○將○正○名○實也鄭伯實來盟討也書曰人也受之辭也天王狩

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先諸侯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

秦○明○因伐○京也○今于結滕薛遂及齊侯宋公盟○書○結之事也○公

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蓋翬之○擅也○葵丘之

會○宰周公與○己酉○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之○不與盟也○溴梁

之○會○諸○侯○救○己酉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書之類皆

釋名曰禮者體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經考曰禮之爲經有三周禮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

班固曰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慢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

女之情妬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哀音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鬭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

(極言廢禮之害)

(盱江礼論本此)

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于享獻辭
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于詩歌詠言鐘石筦弦蓋嘉其
敬意而不及其財賂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禮云
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故曰知禮樂之
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〻聖者述
作之謂也 禮樂志

孔穎達曰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乙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
情之欲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古先聖王欲
保之以正直納之以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肰飛走之倫

直 湖○礼原

皆有懷于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于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而
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節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洎乎姬旦負扆
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綱紀萬事雕琢六情譬彼
日月炤大明于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于霜雪順之則君臣序朝廷
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禮之時義大矣哉曁昭王南征之後彝倫
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礼正樂而異端並作畫蛇
之說文擅于縱横非馬之談辨離于堅白道喪两楹義乖四術秦漢
之際譎說競起而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典章參當時之得
失各記舊聞錯揔鳩聚礼記之目于是乎在礼記正義序

曰夫礼之初順人之性欲而為之節文者也人之始生飢渴存乎內寒暑交乎外飢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茹其毛而飲其血不足以養口腹也被髮衣皮不足以稱肌體也聖王有作于是因土地之宜以殖百穀因水火之利以為炮燔烹炙治其犬豕牛羊及醬酒醴酏以為飲食藝麻為布繰絲為帛以為衣服夏居橧巢則有顛墜之憂冬入營窟則有陰寒重膇之疾于是為之棟宇取材于山取土于地以為宮室手足不能以獨成事也飲食不可以措諸地也于是範金斲木或為陶瓦脂膠丹漆以為器皿夫婦不正則男女無別父子不親則人無所本長幼不分則強弱相犯

于是為之婚姻以正夫婦為之左右奉養以親父子為之伯仲叔季
以分長幼君臣不辨則事無緒上下不列則羣黨爭于是為之朝覲
會同以辨君臣為之公卿大夫士庶人以列上下人之心不學則懦
也于是為之庠序講習以立師友人之道不接則離也于是為之宴
享苞苴以交賓客死者人之終也不可以不厚也于是為之衣衾棺
槨縗麻哭踊以奉死喪神者人之本也不可以不事也于是為之禘
嘗郊社山川中霤以修祭祀豐殺有等疏數有度貴有嘗奉賤有嘗
（六語悉礼之義）
守賢者不敢過不肖者不敢不及此礼之大本也
（合三支四名以言礼直令礼無餘蘊）
哀曰人之知必有發也于是因其發而節之知久必怠也于是牽其

急而行之率之不從近于是罰其不從以威之是三者禮之大用也同出于禮而輔于禮者也不別不異不足以大行于世是故即其和者命之曰樂行其惣者命之曰政威其不從者命之曰刑此禮之三支也在禮之中有溫厚而廣愛者有斷決而從宜者有踈達而能謀者有固守而不變者是四者禮之大肯也同出于禮而不可缺者也于是乎又別而異之溫厚而廣愛者命之曰仁決斷而從宜者命之曰義踈達而能謀者命之曰智固守而不變者命之曰信此禮之四名也三支者譬諸手足爲四名者譬諸筋骸之類焉言人則手足筋骸在其中矣言禮則樂政刑仁義智信在其中矣故曰夫禮人道之準

世教之主也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
矣禮論
蘇老泉曰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
（禮與易相資為用 是篇 蒐 象 殺 論）
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
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蚕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
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聖人者獨為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
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蚕而後衣耕而
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而其所以
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就勞欣然

之以為君師而遵其法制者祇使然也

程頤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

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

焉彼非責負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

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

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

彰聖人循此制為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乎無

聲無臭之微眾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

與其國與其天下礼治則治礼亂則亂礼存則存礼亡則亡上自古
（任世恃世之善物）
始下逮五々質文不同因不由是肰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
子嘗曰郁々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
問礼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肰豈禮之過哉
（蓋出孔子定礼之意）
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不能悉得聖人之旨
攷其文義時有牴牾肰而其文煩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
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
（知此可）
（与讀礼）
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終于聖人之歸惟
達于道者肰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肰後能得其理肰則礼之所以

爲禮其則不遠矣 礼序

(樂括礼經名義今讀者全旨憭然可與子蹇許)

胡銓曰於曲禮見處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于檀弓見事君有

(傳並並)

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

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之

義于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

礼之義於郊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内則見道合則從不從則去

之義於玉藻見天子袒跣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

不内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于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

于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爲君謹其好惡之義于

經觧見發號出令而民説之義于哀公問見君爲正則百姓從政之義于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于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于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于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于緇衣見惡〻好賢之義于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于投壺見揖遜之義于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于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于鄉飲見王道易〻之義于射義見權士與祭之義于燕礼見君臣上下之義于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于冠婚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夫豈涓埃能有益于崇深乎

礼記序畧

陳澔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礼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于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礼序）

王陽明曰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于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智其渾然于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

（洞見礼之原本）（礼記實錄）（貫通只一理）（說理何等融通）

智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爲盖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于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于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頹于空虚滯蕩而世儒之説復外性以言(云者俱失)(其旨)禮遂謂禮止于度數器制之間而擬議倣象于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烟銷灰散而卒以煨燼于天下要亦

未可專委罪于奏火者

又曰礼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于方員也非方員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觀所謂禮矣然方員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員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員則方員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員而遂以方員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員而方員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禮也　禮記纂言序

三禮論曰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

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一書是非雜乱其粹精者惟中庸大學而已其次坊記可也自曲禮少儀樂記祭義射義等篇已多戾古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儒行亦非孔子之言然其紊乱雜信未有如明堂之甚者也如月令之書或以為周公所作或以為不韋所造其稱周公者不過曰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焚書坑儒之世豈有所謂視學絛虞鞴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之所稱皆周制也不知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月也而季秋為來歲之朔日不韋秦人也月令為不韋所造明矣其所謂諸侯視學德惠者安

知非慕古而言之也耶如明堂位一篇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僣天子所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明堂乃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之制何歟孟子以魯儉于百里明堂以為七百里書以為虞之官百夏商官倍明堂則以為有虞官五十夏后官百戾經違古如此

者以繹衛平。百里明。滑之始十五。百里書及始焉。漢有言宴適宿留。明

發自諸侯中也。明漢乃體兼周天下之樂。兼寬要適周。入體南遊。盡

請遊作南門。樂作雜門及西觀。無非歌舞。今又講武中於講武中講

將蔡古西言外也。耶君明堂官下蕭春秋

三皇 註十則

風俗通曰春秋運斗樞言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天也○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爲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稱曰皇〻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開陰陽布剛正含皇極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〻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

史記[illegible]俱以羲農列五帝

說伏羲祝融神農含文嘉紀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天之意故曰遂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種美其衣

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言、燧人為燧○皇伏羲為戲○皇[三墳以ヒ羲ヒ農○黃為三皇姑○從之亦據○大易之所載非敢僞○裂也]神農為農皇也遂人以火紀火大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于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農悉地力[印穀○字]種藥疏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倫而三五之運興矣[三皇合論]

河圖代姓記曰伏犧氏燧人子也因[誕]風而生故風姓末甲八太七成[太○古、未、有○甲、曆、以○草、木、生○枯、為記○奇○瑞○]三十二易草木草生月雨降日河汎時龍馬負圖蓋分五色雲開五易甲象崇山天皇始畫八卦皆連山名易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始明[畫卦遺書作○歷○皆○羲皇]於世圖出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ミ枯月命臣飛龍氏造六書後並[作用]木一易木王月命臣潛龍氏作甲曆伏制犧牛治金成器教[illegible]

易九頭為九牧因尊事為禮儀因龍出而紀官因鳳来而作樂命降
龍氏倡率萬民命水龍氏平治水土命火龍氏炮治器用因居方而
治城郭天下之民號曰天皇太昊伏犧有庖升龍氏本通姓氏之後
也 羲皇
太昊外紀曰太昊伏羲氏成紀人也其母居華胥之渚履巨人跡以
意有所動虹且繞之娠而生帝
本德繼天而王故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都宛丘帝聖
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于是仰觀象於天俯
渡〇天〇地〇足〇藏
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于人始畫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為卦六十
〇開〇萬〇古〇文〇治
有四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使天下

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註見作○甲○歷○起於甲寅支下上 書契相配為六甲
文章礼樂○上古○巳○全○淌○開○天○之○聖○古男女無別帝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取雙義正姓氏○通媒妁○以重人
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又因龍馬負圖○出于河之瑞○以○龍○紀○官○故謂龍
師而龍名○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栗陸
居北○赫胥居南○昆吾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理宇内○而政化大
治○帝作荒樂○歌○扶○徠○設網罟以鎮天下之人○命○曰○立○基斷桐為琴○繩
絲為絃○々二十有七○命之曰離○徽○以通神明之貺○以合天人之和○絙
桑為三十六絃之瑟○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而○樂○自○是○興○焉在位一
百一十五年○伏羲

山壙曰昔在天皇居於君位○洛于將洛於相洛于良垂皇策舊皇白
惟我生無道○承父居方○三十二易草木年一換上升君位○我父遂皇（古、、○草木一）
歸世也○業母未降河圖○生民結繩○（結繩記事）而無不信○於未甲八太七成三（氣一周為一歲）
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群群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
（古、、）於草生月○一陽動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予其未生（○渾○靈○之○氣○温○於○言○表）（冬至節尚未到）
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予襄（○則○草○生易○爲○洛○天○下○之書）
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洛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襄同咸若洛（白法○）
衆之辭君無念哉後一易草木皇曰命予英居我潛龍之位主我陰（○章○法○）
陽甲曆洛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

○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建寅自是千古定法）

乃鳩衆于傅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傅教臺乃集生民（紀法）

后女媧子無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后臣工大小列）

君左右栗陸居北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

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於外皇曰咨予上相共工戉惟老極無（君臣告誡諄諄慶典咨命本此）

爲子惟扶我王道洛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句法）

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胥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章法）

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王道撫愛下民同心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

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共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荒君其

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
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
可○擬○句○法○字○法○変○文○法○
者喩之借力同搆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君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
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
居我降龍之位惟主于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攙虎之
類傷残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毆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
申○命○前○說○結○一○篇○之○局○
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爱于民則位不
申○命○既○畢○又○總○戒○之○以○致○丁○寧○之○意○上○古○重○民○如○此○
危皇曰子無懐安惟安於民〻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伏羲氏

古風

皇策辭

炎帝外記曰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安登有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音端）神龍而生帝人身牛首長于姜水因以為姓承庖犧之木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于陳遷曲阜初藝五穀嘗百草（農皇開天之事）古者民茹草木之實食禽獸之肉而未知耕稼炎帝因天時相地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始教民藝五穀而農事興焉（原）其為教曰民為邦本食為民天一人不耕則天（開萬古衣食之）下有受其饑者矣一女不績則天下有受其寒者矣故夫必親耕婦必親織人恭生生各食其力（妙句）於是作蜡祭歲報順成以赭鞭鞭草木（奇情）帝以火德王故用赤鞭驅草木萌動民有疾病未知藥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察其寒（大聖人作用）溫平熱之性辨其君臣佐使之義神而化之遂作方書以療民疾而

醫道立矣淩察水泉苦甘令人知所避就繇是民居安食力而無夭

札之患天下宜之故號神農氏

又曰炎帝之世其俗朴重端慤不忿爭而財用足無制令而民從威

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始列廛於國日中為市而生養之具畧備矣

（倦倦為民若此）

帝有大瑞以大紀官故為大師而大名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

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乃師千悉諸學於老農乃命赤

冀為杵臼乃命巫咸主卜筮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屏封作種

書乃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帝命其臣箕

（大聖人心事）

文諫而被殺炎帝益修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其地南至

交趾（今安南）北至幽都（今燕冀）東至暘谷西至三危（今陝西）莫不從其化也

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亦曰厲山氏帝作連山之易（以艮爲首）故又曰連山氏在位一百四十年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軒轅氏興焉、

氣墳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摠綱）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我惟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於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之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開物成務羲皇摠用一易）

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氏歸氣我惟我政惟

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〻惟邦本食惟民天

○農○皇○首○重○民○事○

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壽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〻

政○者○正○也○故○凡○百○治○典○統○以○一○正○

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亡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

四亂時不植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

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

過政反辯刑正平過政反私祿正滿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

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

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識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

○○○○前○後○應○合○

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于正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

古（輔○字○）俌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遊妻不淫師不（○歸到○身○上○作○結○與○義　皇○歸○到○民○上○總○爲○知○本○之○論○）怠教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此句○一○篇○關○鎖○）者和也和爾聲政者正也正其事　神農氏政典

軒轅外紀曰黃帝有熊氏公孫姓軒轅名有熊國君之子也（天○縱○之○聖○）（母附寶感電光繞斗而辰）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狥齊（疾也速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於有熊故號有熊氏長於姬水故又以姬爲姓是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征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武、教、自、此、始○）（○兵○爲　民○衛○治○兵○摠○以○爲○民○）來賓從炎帝榆罔侵凌諸侯諸侯益叛之軒轅修德治兵蓺五種

萬民度四方與榆罔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勝之又禽殺蚩尤於

涿鹿亦炎帝之裔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亂天下於是諸侯咸歸軒轅遂伐神農為天子

是為黃帝黃帝既為天子於是始立制度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其土地東至于海西至崆峒在陝西南至於江北

逐獯鬻北蠻合符于釜山在保定諸侯符契合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兵

師為營衛以雲紀官有土德之瑞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淂

為天下淂人

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於是始有星官

之書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于是始作甲子命容成作蓋

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命伶倫造律呂命榮猨鑄十二

鐘協月篇即以和五音立天時正人位焉命大容作咸池之樂命車
區占星氣容成蕪而總之帝作冕垂旒充纊為玄衣黃裳以象天地
○垂○衣○裳○而○
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為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袞冕
○天○下○治○
衣裳之制興命寗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器用命共鼓化狐刳
木為舟剡木為楫以濟不通邑夷法斗之周旋魁方杓員以攜龍角
作大輅以行四方繇是車制備而天下利矣帝作宮室之制遂作合
宮祀上帝接萬靈布政教焉又范金為貨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
利為輕重之法以制國用而貨幣行矣帝以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
食味而被毛寒暑盪之於外喜怒攻之於內天昏凶札君民伐有乃

上窮下際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咨于岐伯而作內經演命
俞附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處方餌而人得以盡年命
名嫘祖
元妃西陵氏教民蚕於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命匠營國邑
萬世良法
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以和遂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
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
仁民阜物緯地經天斡轄曲
地著而數詳帝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
盡其用
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由
是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市不預價城郭不閉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人人
無夭札物無疵厲虎豹不妄噬鷙鳥不妄搏蓄奧之人罔不來享者

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遊于苑囿
馬黄帝
形憤、曰皇曰嗟爾天師倩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藏著哉（古輔字）
言政與曰國無邪教市無淫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遊民山不
軒轅繼農皇而起鼓其政典相似
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
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禽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考圖角
直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濕風雨逆
順必有時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濟布帛桑麻筋角齒革必有用
明乎此道可以制治可以長生後世
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備[illegible]

倚道〻以統下〻以事上〻以施仁〻以保位〻以制義〻以備禮
禮以制情〻以敦信〻以一德〻以明行〻以崇教〻以歸政〻以
崇化〻以順性〻以存命〻以保生〻以終壽○
命、詞、俱○古○茂典質非唐虞○以後文字○
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歷數爾正爾考無有差僣○疑作忒
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又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
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又曰龍東正
爾分爵祿賢知爾咨爾行無掩大賢以悋財無庇惡德以私賞○又
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僣上無廢祀事以簡
恭爾惟念哉○又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刑法爾掌爾平○又曰太

丶○○○○○○○○ ○○○○○○○○○○○○○○
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哉
○又曰天師俌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戒
○休軒轅氏政典

孔子曰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帝配水 康子問五帝家語

家語曰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撫萬民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

生民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帝淵而有謀疏通以智養財以
（已語盡顓帝德）
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
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静之生小大
之物日月所炤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異
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而威惠而信
順天地之義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焉撫教萬
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也和
（郁峩之義）（即史記郁）
其德也重日月所至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
（盡其神）（頊堯能）
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

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内舟輿所事

及莫不夷說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市

〇粲〇語〇忍〇舜〇之〇韞〇毋〇贊〇一〇帝〇必〇能〇據〇其〇大〇要〇非〇聖〇言〇不〇能 如此 簡 當

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

於二女叡明智通為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天平

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于蒼

梧之野而葬焉〇 五帝德

史公五帝本紀 諸〇家〇語 然 贊 中〇字〇 疑 紫〇非 真 信 也 余〇嗣 其

史記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

〇三〇而〇詳 其 二 亦 刪〇書〇斷〇自 唐 虞 之 意 耳

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

或不傳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

各姓之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以便學者觀矣

風俗通曰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發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合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

顓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慤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焕炳最高明也雅行道德舜者推也循也言其循堯緒也

五帝

帝堯外紀曰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摯之弟也（母慶都觀三河感赤龍之祥而生堯）摯立堯年十三佐摯封植（封土植穀）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國爲唐摯以荒淫而廢諸侯尊堯爲天子年十六立都于平陽之安邑以火德王色尚白甲辰五載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方岳之職二載咨羲和定閏法十

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隨祭城守好貪求于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合關(音遏)伯長火居商丘(以祀大辰而火紀時)命毋句氏作離聲(一云作磬)制五絃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言堯德章明也)作五廟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遊于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時有老人擊壤(沿世音)而歌六十有一載洪水懷襄(包山駕陵)九載功用不成七十載殛鯀于羽山放驩兜于崇山子丹朱及庶子九人皆不肖堯求賢德可以遜位讓許由由不受(亦是于古異文)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下君之榮顧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于棟(奇息)

余立槽扉之内霏然而雲生於牖雖面雙闕無異乎崔嵬之冠蓬萊辟背墉郭無異乎廻巒之縈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由遂逃隱群臣咸舉舜三賢明堯亦聞之于是以二女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載納舜于泰山之麓使之主祭命禹平水土益掌火棄教民播種契為司徒七十有三載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大聖合

又曰堯之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冕名純讀緇衣彤車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斲素題不析音鷄刻象雕雜大輅不畫越草名席不緣太羹不和飯于土簋飲于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佚之

禦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
唐帝一生精神注念于此 也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
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
立德溥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洽景星曜甘露降朱草生 霊端
鳳凰至嘉禾孳醴泉湧焦僥氏來貢沒羽 美箭 又有草莢階生隨月生
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蓂莢癸未一百歲舜攝位之二十八載也帝
乃徂落年一百十七歲葬于濟陰之成陽西北是為穀林 帝堯
譜牒分明
帝舜外紀曰帝舜有虞氏黃帝八代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蟜牛蟜牛生瞽叟瞽

叟生舜自窮蟬至舜皆微爲庶人初家於冀瞍娶握登壬午生舜於姚墟(目重瞳故名 秀華字都君)握登蚤喪瞍再娶而生象(有目而不能分 別好惡故曰瞽)象滑親乃咸惡舜御以不道常欲殺舜舜盡孝悌負罪引慝日以篤謹年二十孝友聞於四海執玄德而化馳若神(孝感之神)歷陽之耕者侵畔乃往耕焉田夫推畔雷澤之漁者爭坻乃往漁焉鮫人遜長(爲天子兆)東夷之陶者皆窳乃陶於河濱期年而器以利牧羊于潢陽而獲玉曆于河巖(天與人歸)所至鄙合還於負夏也衛賑于頓丘債于傳虛編浦結罟每從而民歸之至鄧之虛小大悅之秀士晋從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亦許由二流人)不辟而至周旋歷濩之間爲之七友迨旣禪七人逊之初堯在位七

十載見丹朱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巽位舜之潛德堯寔知之乃洛
四岳四岳咸薦舜堯曰我其試哉乃徵之得諸服澤之陽問曰我欲
慎于婪賢知此
君道盡此
致天下為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
問以奚事曰事天問以奚任曰任地又問奚務曰務人曰人之情柰
何曰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也乎若夫從
道得吉反道則凶猶影响也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語政
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串而條達咸協於帝而
大聖人崒
可底績于是錫之絺衣雅琹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
動人莫能測
雖承聖化亦只是畏
男事之以觀其外為築倉廩予牛羊二女純篤盡道九子服勤靡懈

乃歷試諸艱使宅百揆靡不時叙焉之徽典無或不從賓于四門諸侯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而弗能迷也堯七十三載舜受終于文祖遂攝位

又曰丙戌元載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以土承火色尚赤都于蒲阪改正易服立七廟祀中霤社用土封五等建官親親任賢建弟象於有庳封黃帝之孫子十九人為侯伯詢四岳命九官洛十二牧三載考績五載箾韶樂成六載巡狩觀風兵衛少而誅求寡國用不匱七載作大唐之歌以美堯禪九載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三十有三載命禹總師三十有五載洛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帝乃

(諸臣堯時皆已舉用未有分職故)(洛命及之)(爰民惜財)(音背)

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舜之爲君也上循堯道下任（二○語○括○盡○舜○治）衆賢師紀后（前有七友后有四人俱見取人爲善處）拜蒲衣親善卷學于務成跗立誹謗木設旌建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于下庠憲其行止貴德尚齒藏金嶃巖之山捐珠五湖之淵俾下服度于以杜溪邪而絕覬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己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樂○民○之○樂）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時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北發肅慎東長鳥夷图二西渠折枝图二出入日月罔不俾率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四十有八載南巡狩崩於鳴條三十登

南二十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一十二歲葬於蒼梧山九嶷之陽是為零陵禹封舜後於虞而客之及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賜姓嬀氏 帝舜

[illegible]成[illegible]土排誘來[illegible]連設以來

[illegible]之路該[illegible]

貢德尚蓋嶽金峽巖之山相珠[illegible]湖之淵俾下服度千以佳[illegible]

韻娥作業廣以[illegible]教園[illegible]

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illegible]

[illegible]方以[illegible]音[illegible]之[illegible]是時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illegible]

[illegible]舜後於虞[illegible]及周武王克商封舜後胡公於陳[illegible]

[illegible]年在位五十載[illegible]百有一十二歲[illegible]

光明得道之域

……公非……得其見此

王霸　計十八則

太公曰、失二皇無言而化流四海。故天下無所歸功。帝者體天則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讓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待禮賞。有功美而無害。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設矩備表。四海會同。王職不廢。雖甲兵之備而無戰鬪之患。君無疑於臣。臣無疑于主。國定主安。臣以義退。亦能美而無害。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用命　中畧

荀子曰、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

之不如無之樂也及其綦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故人主天下之利
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
而伯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三子語六家）
害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擽然扶持心國且
若是其固也主之所極師群臣而首倡之者則舉義志也如是則下
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定則國定國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
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今
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申
重之以貴賤殺生使終始猶一也如是則夫名聲之發于天地之閒

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哉故曰以國齊義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它故焉以濟義也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畧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強城固敵國畏之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鄉方畧審勞佚謹畜積修戰備齺然（音浞齒與齒相迫也）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它故焉畧信

不知興亡辨此休戚之殊

也是所信立而伯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
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
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
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
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閔薛公是也是無它故焉
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
董子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王道如是）
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應劭曰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

注釋名 我依履 前論妙 字 據

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
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着故因名焉湯者攘也言
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
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為天
下所歸往也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伯也齊桓九合一匡率
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
襄冠帶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黃髮之計而遇殽之
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
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戮

楚莊王僭號自下厚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彊肆忿几危宋國易子析骸厥禍亦巨皆無興滅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伯者把也駮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環順鼎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風俗通

邵伯謚曰三皇同意而異化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曰自然五帝同禮而異教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

許發道德功力推見啬之正見術之異

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無已有之也若已無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啬鄙之心焉而况天下者乎三王同形而異勸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爭夫强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

道人立爲理

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争之也五伯者借虛名以争寔利者也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絶如綫夷狄不敢磨害中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　皇極書

又曰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寔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伯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李旰江曰皇帝王伯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

也惟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稱帝
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劣于帝乙者乎伯諸
矦號也伯之為言覇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
有駁其人之號不可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矦而粹者
亦曰行王道見古之覇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伯道悖矣所謂
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覇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
之謂也西伯覇而粹桓文覇而駁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家文

呂東萊曰王者之所憂覇者之所喜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胡為

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與斯民相忘于無事之域湯武知己則聖人之志願畢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威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威也乃武王之不幸也霸者之心異是矣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挾于危戲顛沛之中置于豐樂平泰之地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為五伯首悖議

陳師道曰古之取天下者以身其守之者亦以身故君子修身而天

下平修身非以致天下而天下歸之林非藂鳥也淵非召魚也而魚
爲從之者悅其所也後之取天下者以兵々者爭而已矣以詐勝詐
以力勝力致其爭也至其盡敵則無所與爭而君臣相屠矣故其語
曰兎死犬烹鳥盡弓藏蓋其所取者乃所以殺其身也湯武之兵非
取天下也取有罪也古之守者以天下計故堯禪舜々禪禹湯放桀
武王伐紂周公居洛曰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豈爲子孫計哉其
取之以天下其守之以天下故五伯迭興不得以私也故繇之者道
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惡不仁湯武是也
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伯是也　宋文

王道 清本 儒道 元本

胡五峯曰三王正名與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卓論

張南軒曰學者須先明王伯之辨而後可論治體王者之政皆無所為而為之覇者則莫非有為而然也 學問修道要關 與性理

胡致堂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修身以正其家齊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推之耳齊桓晉文宋襄秦繆之徒抑有格物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道伯術正猶美惡之與 確論

碔砆不可同年而語也而謂王伯無異可乎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伯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洞見本原）

又曰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伯道也（正論）

真西山曰益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強之謂初無心

于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于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于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于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于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伯之所以異也夫以春秋攷之齊桓之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王使召作廖使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伐之戰敗衛師取賂而還齊侯其省難於魯若卿鄭也而心則在于覘國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其有乘亂取國之心就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首止葵丘之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之伯若管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于小國則滅譚滅遂降鄣遷陽

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殲遂而戍之傳言遂因氏頟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故曰齊師殲于遂則入不心服可知矣至于大國則捦楚也雖伏諸侯之衆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受盟于召陵齊伐楚使屈完來盟于召陵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對曰寡君之罪敢不供給不曾未數年伐吾與國之黄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賦也其于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會盟葢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葵丘之盟將来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葢其力之所至則有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几而曺衛邾之師已

見伐楚若晉文之譎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
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出左
傳晉文曰示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王之頃而遽請隧焉王子
姑伯
帶作難天王蒙塵于外晉侯與勤王之師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王
是名為勤王而寔竊大物也陽
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王與陽樊溫原攢茅之田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誰非王之姻親其俘之也
名雖受地于王寔則以力取也五伯莫盛于桓文然皆以力假仁
而不本于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
而西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
精雄不易
又曰荀子曰粹而王駁而伯蓋粹然出于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

仁義而雜以不義者伯也王者純乎道德而伯者雜以功利
、、以異也

楊升庵曰王者往也善生養人者也故人尊之善辨治人者也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也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也故人悅之四德具而天下往之四德無一而天下去之往之之謂王去之之謂亡伯者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撥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故帝王不興則伯不可少蓋伯以分帝王之閏也

即宜已何管仲之論

管東溟曰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

為王五伯之所以為伯也王伯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改正朔以朝諸侯諸侯以父事之〻謂王奉正朔以合諸侯諸侯以兄事之之謂伯厥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周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伯行純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伯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伯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為之假仁而管仲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不但存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就檻之嫌而迂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極

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

又曰或疑湯之征葛也先餉後仇豈非將欲取之必故予之故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蓋不諱其仇葛之本心也孟子特以爲匹夫匹婦復讐文之耳武王之伐紂也攷汲冢周書其與十亂等臣密謀久至太誓中有侵于之彊殺伐用張二句則亦不有諱侵彊之用詭道殺伐之張威武也湯有援非敵百姓之言以寬此章救民取殘之案亦文之耳將非以德行仁之王者其用兵亦有假仁之伯心伏于中與

曰非也昔人原評三王之道立於五帝五伯之間盡王者純而帝道而其迹亦有用伯之時也三王之合于五帝者何在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之一點天心其有時用伯則如伐謀伐交用侵用襲等計不厭詐也試攷六韜三畧由自來矣何嘗不是伯術亦何嘗不是王道至如葛殺餽餉而殷伐之殺烹伯邑考而周備之此則順應之常理而文王獨不伐殷所以稱為至德蓋殷周皆受封於唐虞之世友邦其常稱君臣其權稱也後儒不知論世之消文未辨王伯之心其不認王為伯認伯為王者鮮矣